

同文

之盛

清宮藏民族
語文辭典



故宮博物院 編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故宫博物院编。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047-8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0762号

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故宫博物院编。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8

故宫博物院编
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

Standardising the Written Language:
Dictionaries of Different Ethnic Languages from the Qing Palace

託語

凡推物推託推人推車推卸推圍之推○遷延日

期之遷延○妨尅刑尅之尅○挺胸膜之挺

庸懦人在人群裏讓

人逢迎人苟且貌

遺腹子乃父故十月之內

生者○與小童同

貢

漢之身與角

最大者

司鑰長

車

推窓覓

鑰匙

亂鬧狀

鑰匙

鑰匙

聲

開口驚訝詞○寫滿字

一曲之曲○陰陽之陽

陽扣凡接扣摺子紙

向外摺曰一一

趕逐

鷄雀

聲

鑰匙

鑰匙

鑰匙

鑰匙

鑰匙

鑰匙

開口驚訝詞○寫滿字

一曲之曲○陰陽之陽

陽扣凡接扣摺子紙

向外摺曰一一

趕逐

鷄雀

清文總彙卷之一

端陽日京都李延基序

博雅君子多方惠教焉

無亥豕之訛似是而非之誚尚冀

舉相似也但其中至理無窮猶恐內多闕畧不

聖訓以為習學家之津梁名之曰彙書則凡同類者

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

Standardising the Written Language:

Dictionaries of Different Ethnic Languages from the Qing Palace

目录

概述——八

多种体例的辞典——一三

一、分类词典——二四

《音汉清文鉴》——二四

《满蒙汉字书》——二八

《四体合璧文鉴》——三〇

《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三二

《初学必读》——三四

二、音序辞典——三六

《清文汇书》——三六

《清文补汇》——四〇

《清文总汇》——四四

《无圈点字书》——四六

《蒙古托忒汇集》——四八

三、形序、地序、时序辞典——五〇

《清文典要》——五〇

《清文典要大全》——五二

《清文捷要》——五四

《钦定西域同文志》——五六

《实录内择出旧清语》——五八

四、从书式辞典的形成——六〇

《蒙文指要》——六〇

《清语摘钞》——六四

《六部成语》——六六

五、语音、语法辞典——六八

《满洲十二字头》——六八

《蒙文十二字头》——七〇

《满汉字清文启蒙》——七二

《蒙文启蒙》——七四

《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七六

《一学三贯清文鉴》——七八

《三合便览》——八二

六、话条辞典——八六

《一百条》——八六

《满蒙话条》——八八

《蒙古话》——九〇

《清文指要》——九二

皇帝敕修辞典——九五

一、康熙帝敕修辞典——九六

康熙像——九六

《御制清文鉴》——九八

《清文合蒙古鉴》——一〇二

二、乾隆敕修辞典——一〇六

乾隆像——一〇六

《御制满蒙文鉴》——一〇八

《御制增订清文鉴》——一二二

《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一二四

《御制兼汉清文鉴》——一二八

《御制四体清文鉴》——一二〇

《御制五体清文鉴》——一二二

《钦定清语》——一二四

《辑要》——一二六

《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一二八

《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一三〇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一三一

《钦定同文韵统》——一三四

《御制四体阿札噶利字》——一三六

三、光绪敕修辞典——一三八

光绪像——一三九

《钦定蒙文汇书》——一四〇

Section II. Dictionaries Compiled Under the Qing by Imperial Command	94
I. Dictionaries Compiled by Command of the Kangxi Emperor	96
Portrait of to Kangxi Emperor	96
Dictionary of Qing Language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Yuzhi Qing wen jian)	98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Dictionary of the Qing Language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Qingwen he Menggu jian)	103
II. Dictionaries Compiled by Command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106
Portrait of to QianLong Emperor	106
Manchu-Mongolian Dictionary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Yuzhi Man Meng wen jian)	108
Expanded Dictionary of the Qing Language (Yuzhi zengding Qing wen jian)	112
The Trilingual Dictionary of Manchu, Mongolian and Chinese Phonetically Transcribe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Qieyin and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Yuzhi Manzhou Menggu Hanzi sanhe qieyin Qing wen jian)	115
Phonetically Transcribed B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Qing (Yuzhi jian Han Qing wen jian)	118
Dictionary of the Four Languages of the Qing (Yuzhi si ti Qing wen jian)	120
Dictionary of The Five Languages in Qing Dynasty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Yuzhi wu ti Qing wen jian)	123
Imperially Authorized Chinese-Manchu Dictionary	125
A Condensed Buddhist Dictionary (Ji yao)	126
Interpretations of Language Used in Histories of Liao, Jin and Yuan by Imperial Order (Qinding Liao Jin Yuan sanshi yujie)	128
Rectified Translations of Proper Nouns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130
Patterns of Manchu and Chinese Corresponding Phones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Qinding Qing Han dui yin zi shi)	132
Unified Syllables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Qinding tong wen yun tong)	134
The Ali Gali Transcriptions of the Four Languages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Yuzhi si ti Aligali zi)	137
III. Dictionaries Compiled by Command of the Guangxu Emperor	138
Portrait of to Guangxu Emperor	139
The Mongolian Dictionary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Qinding Mengwen huishu)	140

CONTENTS

Preface	21
Section I: Dictionaries of Different Layouts	22
I. Dictionaries of Classified Terms	24
The Manchu-Chinese Dictionary (Yin Han Qing wen jian)	24
Manchu-Mongolian-Chinese Dictionary (Man Meng Han zishu)	28
Manchu-Mongolian-Tibetan-Chinese Dictionary (Siti hebi wen jian)	30
Dictionary of Five Languages: Manchu, Mongolian, Tibetan, Jiarong and Uighur (Man Meng Zang Jiarong Wei yu wuti zishu)	32
A Beginner's Dictionary	34
II. Dictionaries of Phonetic Ordering	36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the Qing Language (Qing Wen huishu)	37
Supplemental Dictionary of the Qing Language (Qing wen buhui)	40
Complete Dictionary of the Qing Language (Qing wen zong hui)	45
Dictionary of Manchu without Diacritical Marks	47
The Tuote Mongolian Dictionary (Menggu Tuote huiji)	48
III. Dictionaries of Terms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r According to Characters	50
The Chinese-Manchu Dictionary	51
The Great Chinese-Manchu Dictionary	53
The Chinese-Manchu Dictionary	55
The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Places and Nam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Qinding Xiyu tongwen zhi)	56
Ourdated Manchu Terms Selected from True Records of the Qing dynasty (Shilu nei zhai chu jiu qing yu)	59
IV. Encyclopaedic Book Series	60
Essentials of Mongolian (Mengwen zhiyao)	60
Selected Terms of the Qing Language (Qingyu zhaichao)	64
Idioms and Set Phrases Used in the Six Ministries (Liu Bu Chengyu)	66
V. Books on Phonetics and Grammar	68
Man Zhou Shi Er Tou or The Twelve Syllable Groups in Manchu	69
Twelve Syllable Groups of Mongolian (Mengwen shier zitou)	70
A Primer of the Qing Language—Manchu and Chinese (Man Han zi Qingwen qimeng)	72
An Elementary Mongolian Teaching Book (Mengwen qimeng)	74
Reprinted Version of The Guidebook of Manchu Function Words (Chong ke Qingwen xuzi zhinan bian)	76
Dictionary of One Lesson Three Connections (Yi Xue San Guan Qing Wen Jian)	79
Pocket Mongolian-Manchu-Chinese Dictionary (Sanhe bianlan)	83
VI. Books on Sentences in Conversational Use	86
One Hundred Conversational Terms (Yibai tiao)	86
Conversational Terms in Manchu and Mongolian (Man Meng hua tiao)	88
Mongolian	90
Continuation of the Essentials of Chinese and Manchu (Xubian jian Han Qing wen zhiyao)	92

概述

清朝是由满族做为统治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也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二百六十年的统治期间，曾开创了各民族大一统的辉煌兴盛局面，为祖国文化的构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丰富多样的民族语文辞典是清代民族古籍文献中的瑰宝，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是清代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有力旁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五十多种清代民族语文辞典，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品。

辞典是一种为人们提供查阅词语的工具书，它收集一种语言的或几种语言的某一门学科词语或综合类词语，并用某种规则系统地编排起来，再加以注音、注释或对译而成。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人们查阅、参考。清代民族语文辞典得到当时特殊文化政策的滋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体例多样、内容丰富、版本类型齐全等特点。

一、多种体例兼备，功能逐渐完善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继承汉语辞典学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内容丰富、体例多样、所涉及的语种、文种多等特点。

(一) 根据编排体例的不同，可分为分类辞典、

音序辞典、形序辞典、时序辞典、地序辞典等六类。

音序辞典中「字母法」的编纂体例是古代拼音文字辞典中特有的编纂体例。满文、蒙文都属于拼音文字，凡是拼音文字的字母都有一定的顺序，也就是每个字母的位置是固定的。自康熙朝开始按满文字母音序排列词语，编纂了满汉合璧音序辞典，如《大清全书》，这部辞典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刊行。是清代刊行的第一部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满文词语的满汉合璧辞典，该辞典体例是我国辞典史上新发明的一种编纂体例，因这种体例查询使用方便，在清代大量运用，先后编成了很多双语合璧的和三体合璧的音序辞典，其中满汉合璧音序辞典和蒙汉满合璧音序辞典较多，如《大清全书》、《满汉同文全书》、《清文汇书》、《清文补汇》、《清文总汇》是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满文词语而成的满汉合璧音序辞典；《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是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蒙文词语而成的蒙汉满三体合璧音序辞典；还有少量的满汉蒙合璧、满蒙合璧音序辞典，如《三合便览》是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满文词语的满汉蒙三体合璧音序辞典，《蒙文法程》是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满文词语的满蒙合璧音序辞典。清代民族语文音序辞典最突出的特点是辞典数量多、词汇量丰富。

形序辞典的编纂体例是表意文字辞典中独有的

体例，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在古代编纂汉语辞典时都按字型排列词语，也就是根据汉字的结构，分析出一些偏旁部首，并按偏旁部首的笔画顺序排列词语。我国古汉语辞典中形序辞典非常发达，如《说文解字》、《玉篇》、《类编》、《字汇》、《字正通》、《康熙字典》等均为典型的形序辞典。至乾隆间开始编纂汉满合璧辞典时，也运用了该编纂体例，如《清文典要》、《清文典要大全》均是按汉字偏旁部首笔画顺序编排汉字而成的汉满合璧辞典，与分类辞典、音序辞典相比，形序辞典具有成书晚、数量少、语种少等特点。

所谓义序辞典就指分类辞典，我国古汉语辞典中还有丰富的义序辞典，如《尔雅》、《广雅》是最早的义序辞典。清代康熙年间开始编纂汉合璧辞典时，采用《尔雅》、《广雅》等古汉语义序辞典的类目体系，增加一些类，编写了一些中小型分类辞典，如《满汉类书》中共设三十一类，《同文广汇全书》中共设四十四类。此外，还以《太平御览》等“类书”^①的类目为基础，进一步修订，编纂了很多大型分类辞典，如《御制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分别设二百八十类、二百九十二类，并该两种分类体系成了清代编纂大型分类辞典的楷模，几乎所有大型分类辞典都是采用了这两种体例而形成。如采用二百八十类的有《清文合蒙古鉴》、《御制满蒙文鉴》、《满蒙汉字书》、《音汉清文鉴》、《一学三贯清文鉴》等，采用二百九十二类的有《清文鉴择录》、《满洲蒙古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四体合璧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清代民族语文

分类辞典具有数量多，语种多，标注项目复杂，词汇量丰富等特点。此外，乾隆年间在民族语文辞典中又创制了“按时序编排”、“按地序编排”等几种新的义序编纂体例，并在少数几种辞典中运用。如《实录内摘出旧清语》就是按前三朝《实录》中词语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而成的，是一部时序辞典。《钦定西域同文志》则是按地域分布顺序编排人名、地名而成的，应视为地序辞典。在清朝时序辞典、地序辞典未能得到推广发展，但它标志着当时已具有丰富多样的辞典编纂体例。

总之，在编纂体例方面，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分类辞典、音序辞典、形序辞典等较丰富。其中分类辞典、音序辞典除了辞典数量外，还含有丰富的词语等，充分体现其主体地位。虽然形序辞典也较多，但均以中小型辞典为主。仅有的几部地序辞典、时序辞典均是中小型辞典，这些词典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词汇量等方面都远不及其它类型的影响大。

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既有以上所述内容单一的各种语文辞典，又有收录内容复杂、几种编纂体例的“丛书式辞典”，如《六部成语》、《蒙文指要》、《清语摘抄》、《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等，辞典数量较少，但含有不同体例格式的“子辞典”。如《清语摘抄》是专门收录清朝各官署衙门撰写公文时常用的专有名词而成，包括《衙署成语》、《官衔名目》、《摺奏成语》、《公文成语》四种“子辞典”，其中《衙署成语》、《官衔名目》两种所收词语按类编排，如《衙署名目》中分部院类、旗分佐领类、仓库类等九类；《官衔名目》收国朝年号、列圣诞辰等十三类。但《摺奏成语》、《公文成语》的词语编排规律不明显。再

如《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是选录辽、金、元三朝史书中出现的有关人名、地名、官名等方面的专有名词,并加以注音、注解而成,包括《钦定辽史语解》、《钦定金史语解》、《钦定元史语解》三种「子辞典」,其中《钦定辽史语解》十卷,收君名、后妃、皇子等十二类;《钦定金史语解》十二卷,收君名、后妃、皇子等八类;《钦定元史语解》二十四卷,收君名、后妃、皇子等八类。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是在继承古代辞典学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无论在选录词语,还是词语的组织方式、编排体例、修纂方法等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辞典学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 根据民族语文辞典中所标注的注音、注解等项及其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对照辞典、标音辞典、注解辞典、语音语法辞典、词条辞典等几类。

首先,对照辞典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词语相互对译而成,也就是用一种语言的词语表达另一种语言词语的意义和修辞色彩的辞典,也叫「翻译辞典」。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对照辞典数量最多,如《清文鉴择录》、《御制四体清文鉴》、《满蒙汉一学三贯》、《清文典要大全》、《钦定蒙文汇书》、《清文典要》、《清语摘钞》、《六部成语》等。根据语种的多寡,又可分为双语合璧对照辞典和多语合璧对照辞典。用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词语而成的辞典叫双语合璧对照辞典,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双语合璧对照辞典数量最多,如《清文典要》、《清汉文海》、《清文汇书》、《大清全书》等。三种以上语言的词语对译而成的辞典叫多语合璧对照辞典。在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多语合璧对照辞典的语言组合形式有多种,如《蒙文汇书》、《唐古特文鉴》、《蒙文重字》、《满蒙汉一学三贯》等同为三体合璧对照辞典,其中《蒙文汇书》为蒙汉满合璧对照辞典,《唐古特文鉴》为汉藏满合璧对照辞典,《蒙文重字》为满汉蒙合璧对照辞典,《满蒙汉一学三贯》为满汉托忒蒙文^②合璧对照辞典。

其次,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标音辞典较丰富,根据标音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在一个民族语言词语旁由本民族文字或其它民族文字来标注音韵而成的标音辞典。如《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兼汉清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四体合璧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御制西域同文志》、《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单清语》、《钦定清汉对音字式》等,这些辞典主要为存留满文及各民族文字音韵的目的编成,具有多语种之间相互标注音韵的特点,如《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兼汉清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等重在标注音韵方面,在满语和汉语之间或满语、蒙语、汉语等各语种之间相互标注音韵而成,其中《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是在清代所有标音辞典中注音项目尤其丰富的一种,该辞典满文词语旁标汉文切音字和蒙文对音字,在蒙文词语旁标汉文切音字和满文对音字,在汉文词语旁标满文对音字和蒙文对音字等。但不是所有标音辞典都是多语种之间相互标注音韵,有些双语合璧或多语合璧标音辞典中只有一种文字标音成分,如《四体合璧文鉴》汉语词语旁标满文对音字,在《御制五体清文鉴》藏文词语和维

文词语下分别标注了满文对音字,《御制西域同文志》、《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的汉文词语旁标满文对音字,《单清语》满文译词左下角标注满文对音字,这些辞典对清代满、蒙、汉、藏、维语语音学研究可提供丰富的语音资料。

第二种是用一种民族文字转写另一种或几种民族语言词语而成的双语合璧或多语合璧辞典,因采用其它民族文字来标注音韵而成,亦属于标音辞典。如《御制满蒙文鉴》、《满蒙汉字书》、《满蒙维三体字书》、《满蒙藏维四体字书》、《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三合便览》、《蒙古托忒汇集》、《蒙古语》、《满蒙话条》等,其中《御制满蒙文鉴》、《满蒙汉字书》、《三合便览》、《蒙古托忒汇集》、《蒙古语》、《满蒙话条》等辞典中蒙语词语均由满文字母转写而成,这些辞典对清代满蒙语语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音资料,其中《蒙古托忒汇集》托忒蒙文译文部分和由满文字母转写的蒙语口语部分在清代满蒙语言文化及辞典编纂学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比较研究清代蒙语书面语和口语及蒙语卫拉特方言极为珍贵的资料。还有《满蒙维三体字书》、《满蒙藏维四体字书》、《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等多语合璧标音辞典中蒙语词语、维语词语或藏语词语、嘉戎语词语均由满文字母转写而成,因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收录维语词语、藏语词语的较稀少,可想而知其语音资料极为珍贵。

其三,注解辞典是以解释词义为重点,兼注该词的词类及形态变化等特点,有些「详解辞典」注解辞典还举例说明词语的用法等,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注解辞典所占的比重相对少。如《御制清文鉴》、

《清文合蒙古鉴》、《一学三贯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虚字指南编》、《清文启蒙》等,根据每个辞典的注解文种多寡不一,可分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单语种注解辞典,即用同一种民族语言词语解说本民族语言词语而成的注解辞典。如《御制清文鉴》是由满文解说满文词语的注解辞典,《实录内摘出旧清语》是由新满文解说清前三朝《实录》之古旧满文词语的注解辞典。

第二类为只附一种民族文字注解词语的双语合璧注解辞典,如《御制增订清文鉴》、《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均是满汉合璧注解辞典,但《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只有一种满文注解,《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清文启蒙》中只有一种汉文注解。

第三类是完全对应的双语合璧注解辞典,如《清文合蒙古鉴》、《御制满蒙文鉴》等均是满蒙合璧的注解辞典,附满文注解、蒙文注解两种。《一学三贯清文鉴》为满汉合璧注解辞典,附满文注解、汉文注解两种。

在注解辞典中既有解释实词的辞典,又有解说语音或虚词的语音语法辞典。语音辞典是研究某种语言语音的工具书,内容包括语音的特性、成分、结构以及变化规律;语法辞典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工具体,内容包括词法、句法等。自康熙年开开始在民间自发研究满文的语音、语法,如沈启亮编《大清全书》之「清书指南」为目前已知最早讲述满文语音、语法的作品,雍正年在民间先后编纂《凝华集》、《清文启蒙》、《翻译发微》等满文语法辞典,其中舞格编《清文启蒙》是最早系统研究满文语音、语法的权威性专著。至乾隆年间满文语音、语法学研究

再次与统治阶层的喜好相结合，如乾隆帝喜好汉语言学的音韵学，他曾敕修《钦定同文韵同》、《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满语文语音学作品，此外，乾隆帝为编译四体合璧佛经，敕修《御制四体阿利噶利字》、《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等语音学作品。在官修书的基础上相继产生了《清语易言》、《一学三贯清文鉴》等作品。如《一学三贯清文鉴》卷前附的「满文十二字头」、「连字法」讲述了满文语音、文字法。

满语语言学的发展始终与汉、蒙语言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它吸收汉语言学和蒙古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影响了蒙古语言学。因而清代蒙文语音、语法书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体系，一种是以传统蒙古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解说蒙文语音、语法的作品，如《蒙文启蒙》、《蒙文启蒙诠释正字苍天如意珠》、《善说蒙文文法语饰》等，其中《蒙文启蒙》是最有影响的传统语言学作品，它重点讲述了蒙文字母体系的发展完善情况及其接字法和正字法。另一种是以汉语言理论和方法解说蒙文语法的作品，如《三合便览》、《蒙文辑要》、《蒙文十二字头》等，因而在《三合便览》的蒙文词语中存在不少错别字、满蒙混合词组、格助词的误用等违背满蒙文语法规则的词语。

此外，还有收入日常用语的话条辞典，话条辞典是在乾隆朝「国语」逐渐衰退的特殊环境中，为满足八旗子弟学习满蒙语日常会话的需要所产生。它的产生，发展与满、蒙两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满族和蒙古族是自古以来生

息在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但顺治元年（二六四四）清朝入主中原后，八旗满族人和八旗蒙古人杂居于广大汉族群体中，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使满蒙文化已有了被汉文化所取代、淹没的趋势。至乾隆年大多数满族人熟练运用汉语、汉文，讲满语、写满文的人逐渐减少。清朝历代皇帝为保留满语、满文，均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宗室「考封」制度中以考试国语及马、步骑射成绩为准，乾隆帝对不能答清语者要治罪，因而一定程度上激起满族人学习满语会话的兴趣。自道光年开始，在八旗蒙古人中也已出现了不懂蒙语者。由于理藩院及各部院与内外札萨克蒙古和察哈尔蒙古之间往来蒙文公文甚多，其蒙、汉、满文之间的翻译需求也较大，八旗子弟学习满、蒙语言文字也是十分有必要。话条辞典专门汇集日常会话，有满汉合璧、汉满合璧、满蒙合璧、满汉蒙合璧等多种，是一类特殊的满蒙文辞典。

二、收入语种增多，促进民族间交流

清代采用「同文之盛」民族政策，因而民族语文辞典收入语种、文种增多，主要包含满文、蒙文或托忒文等民族语文词语，在有些辞典中还包含着藏文或维文词语。但每部辞典中所包含的语种、文种多寡不统一，其语种、文种的组合丰富多样。其中既有满文或蒙文的单语辞典，又有各种语言词语相互对译的多语合璧辞典。如《御制清文鉴》、《实录内摘出旧清语》、《无圈点字书》等是以满文解释满文词语而成，《蒙古字典文鉴》是以蒙文解释蒙

文词语而成,《满文十二字头》、《蒙文十二字头》、《蒙文启蒙》等是满文或蒙文的语音语法辞典。与单语种的辞典相比,多语合璧辞典却丰富多样,根据语种的多寡,可分为双语合璧辞典、三体合璧辞典、四体合璧辞典、五体合璧辞典等类。

首先,双语合璧辞典数量最多,根据双语合璧辞典的语种及组合顺序的不同,还可分为满汉合璧辞典、汉满合璧辞典、满蒙合璧辞典等几类。其中汉满合璧的和满汉合璧辞典较多,如《清文典要》、《清文典要大全》、《六部成语》、《清语摘钞》、《清文捷要》等是汉满合璧辞典;《御制增订清文鉴》、《清文汇书》、《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御制兼汉清文鉴》、《清文虚字指南编》等是满汉合璧辞典。而《清文合蒙古鉴》、《御制满蒙文鉴》、《蒙文法程》等属于满蒙合璧辞典。

其次,三体合璧辞典也较多,根据语种及编排顺序的不同,可分为满蒙汉合璧辞典、满汉蒙合璧辞典、蒙汉满合璧辞典、满蒙维合璧辞典等几类。其中满汉蒙合璧辞典、满蒙汉合璧辞典、蒙汉满合璧辞典较多。如《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蒙汉字书》等是满蒙汉合璧辞典,《三合便览》、《蒙文晰义》是满汉蒙合璧辞典,《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是蒙汉满合璧辞典。

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还有少量的四体或五体的多语种合璧辞典。如《御制四体清文鉴》、《四体合璧文鉴》、《满蒙汉维四体字书》、《满蒙汉藏嘉戎五体字书》、《御制四体阿礼噶利字》等,其中《满蒙汉藏嘉戎五体字书》中嘉戎语是藏语的方言,其语种只有四种,也属于四体合璧辞典。五体合璧辞

典仅有三个,如《御制五体清文鉴》、《五译合璧集要》、《御制西域同文志》等。可见,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四、五体合璧辞典所占的比重非常小。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语种」和「文种」并不完全统一,有相当一部分多语合璧辞典是用满文字母转写其所对应的其它各民族语言词语而成。如《御制满蒙文鉴》、《满蒙汉字书》、《满蒙维三体字书》、《满蒙藏维四体字书》、《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等均是双语合璧或多语合璧辞典,其中蒙语、藏语、嘉戎语、维吾尔语等词语部分均用满文字母转写而成,是主要为满族人提供掌握其它民族语言的目的编成,这些多种语言合璧辞典的「文种」比「语种」少,而有些多种文字合璧辞典是由各民族文字来转写一种语言音译词而成,如《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为满文、汉文、蒙文、藏文四种文字合璧辞典。但该辞典用满文、汉文、蒙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来转写梵语佛教名词而成,「语种」只有一种梵语,若依据语种数量分类,就不能算在四体合璧辞典之内。《蒙古托忒汇集》更为特殊的一部多语合璧辞典,其「语种」只有蒙语、汉语、满语三种,「文种」包括蒙文、托忒文、满文、汉文四种,其中蒙文、托忒文是两种蒙文字,此外,还有一项由满文字母转写而成的蒙语口语成分。无论是用满文字母转写其它民族语言词语而成的多语种合璧辞典,还是用多种民族文字来转写一种语言音译词的多文种合璧辞典等,都是如实地标注了当时各民族语言词语的语音特征,可为研究清代各民族语言文字提供丰富的语言学资料。

三、版本类型多样，装帧形式齐全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的版本类型复杂多样，既有刊刻本，又有抄写本。在刊刻本中既有官刻本，又有书坊刻本，也有家刻本、私刻本等。在抄写本中又包括稿本、精写本、钞本等。可以说，我国汉文古籍中出现的各种版本类型在民族语文辞典中均有体现。

(一)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刊刻本较多，根据刊刻机构的性质、地位的不同，分为官刻辞典、坊刻辞典、家刻辞典、私刻辞典等几类。史学上把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衙门修书机构所刻印而成的辞典，统称为官刻辞典。在官刻辞典中还包括内府刻印辞典、地方衙门刻印辞典等不同等级。首先，应提到的是内府「殿刻辞典」。它是以普及规范「国语」及各民族语言相互交流为目的，一般由皇帝敕令，大臣等亲自主持编纂，并在武英殿修书处^③刊行的辞典，简称为「殿刻辞典」。殿刻辞典是最典型的内府刻印辞典，如《御制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御制四体阿利噶利字》等。其次，清朝中央直属各部院、衙门等为各自的工作需求，编纂刊印的辞典均由内府出资而成，也属于内府刻印辞典，如《钦定蒙文汇书》为理藩院尚书松森等以工作需要，在原理藩院尚书赛尚阿编《蒙文汇书》基础上修补词语，刊印成册。因内府出资而成，也属于内府刻印辞典。这些由内府刊印而成

的辞典与其它内府刻书一样，都具有精写、精雕、精印、精校、精装等独有特点，在卷前附有「御制序」、「奏文」、「编者职名表」、「总目」等项，其篇幅大、收词多，注解、注音等准确完备，纸精墨妙，字体流畅明快，行格间距宽大，正文外围有四周双栏，在版口上书名、鱼尾、卷次、页码等齐全。尤其殿刻辞典在书衣、书箱、书匣、书套、书签等装潢方面也较考究。

清代随着官修辞典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私人纂修、刻印的辞典也逐渐多了起来。康熙乾三朝私人纂修辞典尤其兴盛，并多在书坊刊行，有三槐堂、聚珍堂、京都宛羽斋、三义堂、京都英华堂、天绘图、中和堂等三十多家书坊都曾刊印过民族语文辞典。如三槐堂刊行过《清文汇书》、《清语摘钞》等满文辞典，英华堂刊行过《音汉清文鉴》、《一学三贯清文鉴》、《清文汇书》等满文辞典。即使是同一种辞典，有些因社会需求大而各家书坊反复刊印，为此产生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后印本、补板刻本等的区别。如《清文汇书》，目前有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刻本、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英华堂刻本、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黎照阁刻本、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京都中和堂刻本、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双峰阁刻本、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四合堂刻本、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三槐堂刻本等多种版本存世。

在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除了官刻辞典、坊刻辞典之外，还有少数私人家刻辞典。如敬斋公、富俊父子二人编印的《三合便览》，景燁、赛尚阿父子二人编印的《蒙文指要》，均属家刻辞典。这些辞

典无论其版式特征、字体风格等方面均与官刻辞典很相似，以至有些学者鉴定版本时，误把它们归入到「内府刻本」。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中以抄写本形式流传于世的辞典非常丰富，其中由内府组织精写而成的辞典较丰富，如《御制五体清文鉴》、《御制兼汉清文鉴》、《御制满蒙文鉴》、《五译合璧辑要》、《满蒙汉字书》、《清文鉴择录》、《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蒙文十二字头》、《蒙文启蒙》等，此外，还有很多大臣或民间写本辞典，如《清文典要大全》、《蒙古托忒汇集》等是清朝大臣，为满足人们的翻译需要编成。其大多数为多语合璧辞典，因语种、文种过多，不易刻板，为此当时只抄写一部或几部，其流传非常有限，版本价值显得更为珍贵。

(二) 清代民族语文辞典在装帧方面，完全继承和沿袭了汉文古籍的优良传统，我国汉文古籍的装帧形式丰富多样，有包背装、蝴蝶装、线装、梵夹装、经折装、毛装等多种。装帧形式丰富多样也是清代民族语文辞典的重要特点之一，笔者所见民族语文辞典主要采用了线装、梵夹装、经折装、毛装等四种装帧形式，其中采用线装装帧的辞典最多。首先，皇帝「御制」、「钦定」的《御制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御制兼汉清文鉴》等官修辞典均以丝线装帧成册，此外，在非官修辞典中大多数的刊刻辞典和相当一部分抄写辞典也属于线装书，如《音汉清文鉴》、《一学三贯清文鉴》、《清文典要》、《三合便览》、《清文启蒙》

等刊刻辞典和《蒙古托忒汇集》、《蒙文十二字头》、《清文典要大全》等抄写辞典均是线装书。在民族语文辞典中只有少量的抄写辞典采用了梵夹装、经折装等不同的装帧形式。如《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满蒙维三体字书》、《蒙文启蒙》等采用梵夹装帧，而《满蒙汉字书》、《御制翻译名义集》等几部的装帧为经折装。

四、继承、发展及其时代特色

从清代民族语文辞典的词语内容、编纂体例、语种文种、纂修机构、版本特征、装帧形式等特点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一) 康熙、雍正朝启蒙阶段：沈启亮编《大清全书》是清代有确切刊行年代的最早的满文辞典，该辞典是以《字汇》为基础订立条目编成的满汉合璧音序辞典。可以说，该辞典是清代民族语文辞典史上的里程碑，至雍正年间，以该辞典为基础编成了一些满文、满蒙文或满汉合璧辞典，进而民族语文辞典逐渐得以丰富发展。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民族语文辞典具有数量少、功能单一、语种文种少等特点，属于清代编纂刊印民族语文辞典的启蒙时期。

首先，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民族语文辞典主要以单语种或双语合璧的注解辞典、对照辞典等为主，如《御制清文鉴》为满文辞典，《大清全书》、《清文汇书》、《音汉清文鉴》、《清文启蒙》等是满汉合璧辞典，《清文合蒙古鉴》为满蒙合璧辞典。其中《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清文合蒙古鉴》等为注解辞典，其它均是满汉文对